

曾坤先 著



两个人的城市

龙城幽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文学名著丛书

两个人的城市

龙城幽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这里讲的是一个故事，也是一个梦，有道是：

故事凭人说，

真假两由之。

莫问正反事，

梦事睡先知？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个人的城市:龙城幽梦/曾坤先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5.1

ISBN 7-02-003826-3

I. 两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9941 号

责任编辑:杨海峰

责任校对:杨益民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两个人的城市——龙城幽梦

Liang Ge Ren De Cheng Shi Long Cheng You Meng

曾坤先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6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4.25 插页 3

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02-003826-3

定价 25.00 元



这里讲的是一个故事，也是一个梦，有道是：

故事凭人说，

真假两由之。

莫问正反事，

梦事睡先知？



谨以此书献给一位故去的密友！

——作者



题记：

往事不堪付东风，
花落龙江去无踪。
一龄已作泉下土，
梦断龙城太匆匆。

一首绝句，引出一段感人的人间真情故事，展示普通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云际遇、悲欢离合、生死情怀的长轴画卷……

张卧铺都没有。在金钱面前,什么尊老爱幼,都成了废话。如果我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大款、或是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夫人、或是个挺胸露脐的小美人,别说卧铺,就是天上的星星,他也会给。

老人也曾听人说过,在火车上只要给列车员送点好处,没坐可以有坐,没卧可以有卧。刚才老人也曾想试一试,给车长塞上一张“老人头”,但很快就给自己否定了。因为它不符合老人的为人准则。凡认识老人的人都知道他是个“倔老头”,倔在哪?第一,不乞求。不为眼前利益乞求他人恩赐;第二,不收买。不为眼前利益收买他人为自己所用。现在,既然能将就躺一躺,他的心情平静了许多。再说,他也不愿为一张卧铺票而占据自己更多的思维空间,有比这更重要得多的事在烦扰着他呢。正是这件事促使他独自一人匆匆南下。

今天上午,他正在电脑前的键盘上嘀嘀哒哒地敲打着。忽然,电话铃声响起。他随手拿起话筒就问:

“喂,找谁?”

“请问,是贾老师家吗?”话筒传来的是女声。

“是啊,你找谁?”

“你是贾奎元吧?”

“是啊,您……”

“我是罗小花,听不出来啦?”

“哎呀!是你啊,声音有点熟,一时想不起来是哪个的,我们大概又有四年没见面了吧,你还好吗?”

“是啊,这位罗小花,是老人五十多年前在龙城结下的老朋友啦,四年前他回龙城时他们还聚过会呢……”

“我好啊。”正当他在回想四年前聚会那一幕时,对方又发话,“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:霍姬龄身患癌症,已经从香港回来,现住市肿瘤医院治疗。你有没有时间回来和她见一面?”

老人听到这句话,一时愕然,竟不知如何回答,停了一会才简单地说:

“回,我今天就回去!”

“另外，再通知你一件事，下个星期二干校的同学聚会，也请你参加。”

他连忙答道：“好的好的，我一定参加。”

列车上的老人正是贾奎元，南方龙城人氏，离开老家已经四十多年了。现在，他是本省省城一所国立大学的教授，研究生导师，干到六十五岁才退休。退休后并不闲着，也不累着。玩玩电脑、写写文章、看看书、读读报、练练字、散散步、跳跳舞，是老人的日常爱好。老人性格开朗，心胸开阔，为人随和，见人先笑。整天乐哈哈的，仿佛不知忧愁为何物。学校的退休老人大多数人都熟悉他，愿意跟他交朋友。年轻人都尊敬地称他为“贾老”。闲来无事时，他也喜欢到老干活动中心的谈心沙龙跟老朋友聊天，海阔天空无边无际地神聊。没有什么框框，没有什么约束，自由自在。

老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，还有个大的爱好，就是旅游。

说到旅游，还是他退休以前的学术活动养成的。老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，是全国学术界的活跃分子。在退休前近十年的时间里，经常参加全国性的学术活动。少则一年一次，多则一年两到三次。而这些活动大都在一些旅游城市或旅游景点里举行，往往是学术交流和旅游兼顾。他们有一种理论，叫做学术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并行。老人正是从这些活动中，游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，慢慢地体会到那种理论也有一定道理。不仅可以从中增长知识，也可以增加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。

看来，老人的生活正按照他自己的安排正常地运转着。你瞧他身子骨多硬朗，身高一米七〇，体重七十公斤，腰不弯背不驼，走起路来突突突像敲鼓，精神得很。要不是已经谢顶，两鬓染霜，还真看不出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。

但是，今天这突如其来的信息，打乱了贾老平静的心情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全消失了。在他和霍姬龄半个多世纪的恩恩怨怨中，也曾经历过一些急风骤雨，可从来没有过像这次电话传来的消息这样，能在他的心灵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震撼。

老人躺在长椅上,虽然夜已深,人也有些困,可怎么也睡不着……

“霍姬龄身患癌症……”罗小花的电话似乎又在他的耳边响起。

癌啊,癌!人类最可怕的杀手,怎么会缠上这个可怜的女人?!天理不公啊!他心乱如麻,思绪万千,不知如何是好。这个曾经和他有过红楼之恋,又有几十年心恋的女人,让他牵肠挂肚。

是啊,她,毕竟是他一生中第一个深深爱过的女人,也是第一个给他那么多温馨、柔情、蜜意和爱恋的女人。难道她的末日真的已经来临,即将从人世间消失,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!然而,罗小花的电话说得明明白白,不容置疑。严酷的现实,令他怅然若失。

为了和她见一面,他不得不匆匆南下。

往事不是梦,往事历历,挥之不去……乘着回忆的翅膀,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,把自己往那遥远的年代拉,想着想着,仿佛在空中飘啊飘啊,飘向远方……

……恍惚间,老人好像又回到五十多年前的青年时代。

那是一个充满阳光、充满活力、充满幻想、充满激情的年代。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,像霍姬龄和贾奎元等等,凭一股革命热情投入革命洪流。对未来怀抱着太多美好的理想,而脚下的路该怎么走,会有什么遭遇,结果会是怎样?他们并未认真地思考。他们确信,革命已经为年轻人开辟了通往理想境界的光明大道,只要往前走就是了。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,龙城解放不久,霍姬龄、贾奎元、罗小花等等一批青年学生成了龙城公安干校的第一期学员。毕业后,霍姬龄和罗小花留在市公安局办公室,贾奎元分到龙南派出所当了一名户籍民警。两年多以后,霍姬龄也到了龙南派出所担任行政内勤。从此,两人在一起共事。

当年龙南派出所地处龙江南岸,是市区与火车站交接的边缘地带。驻房的名字是“森林一枝”。是解放前一栋私人小别墅,由两进加一后院组成。前排是三间过的两层简易楼,为木结构。中间是一个四米见深的天井,两边筑有花坛,中间是一条通道。通过通道登上约一米五高的梯级台阶,即进入主楼。主楼也是三开间的两层楼房,为砖木结构。整栋别墅

还是毛坯,没有进行任何装修。主楼正面墙眉上写有“森林一枝”四个大字,大概是房屋的主人认为在那一带,以他这栋为最高吧。别墅以此为名。

当年霍姬龄和贾奎元同在这个派出所,他们由相交、相知到相恋就是在这里发生的。那是一段如花似锦的峥嵘岁月,是他们生活历程中的一个亮点。他把它称为“森林一枝”,贾奎元思绪的源头,就从这里开始。

初时,他们都住在主楼二楼。右侧前后有两间卧室;左侧前后也有两间卧室;中间是一个大厅,做办公和会议两用。霍姬龄和另一位女同志,住右侧前面那间房。贾奎元和另两个男同志,住后面那间房。这样,他们的卧室只有一墙之隔。和霍姬龄同房的那位女同志是户籍内勤,白天在前楼一楼的户籍室对外接待。当时,正在和公安处一位南下干部谈恋爱,晚上很少在家。这给霍贾的接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那时,在工作上,霍是行政内勤(霍的卧室又是她的办公室)贾是外勤,贾在外所得的各种情况材料,都要向霍汇报,由霍整理归档,贾奎元有什么案件,霍总是主动做他的搭档;在组织上,霍是团支部书记,贾是一般青年,被团支部列为发展对象,霍常常以此为由,找贾到她房里谈话,进行组织教育;在学习上,当时贾在悄悄自学《政治经济学》,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“这是高级班的理论学习课程呀?”霍姬龄这样对他说。话虽然这样说,她还是愿意跟他一起学,两人经常在一起啃那些抽象的名词,争论一些深奥的概念。就是这些,给他们提供了接触的条件。有了空间,又有了条件,慢慢他们就好上了。

当然,事情的起始和发展并不那么简单。要知道,当时的霍姬龄不仅在派出所,就是在全市公安系统的女孩子中,也称得上是个佼佼者。不仅人长得漂亮,约一米六的高度,苗条细腰,常扎一对时髦的羊角短辫,一双大眼,不时放射出撩人的火花。而且聪明伶俐,能歌善舞。自然,追求她的小伙就不少。其中,不乏年轻貌美者。贾奎元拿自己去与那些追求者相比,不免有自惭形秽之感,对她从不存有非分的奢望。而霍姬龄也非轻浮之辈,她对贾奎元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,她充分使用工作上、组织上和学习上的优势,在贾奎元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对他进行考查。当她确信贾

就是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时，便主动出击。

一个寒冷的早晨，霍姬龄起得很早，先到厨房对炊事员李师傅说：

“李师傅，请你在灶里给我留点火种，我想生个火盆，今天有点冷。”

李师傅是个南下的老兵，据说他曾经是张学良的老部下，为人厚道热情。马上答道：“你把火盆拿来，我给你生好。”

“我先谢谢啦！”转身就把火盆端进了厨房。

她为什么一早就要生火盆呢？原来昨天就跟贾奎元预约好，今天上午听他汇报。她想把房间搞得暖和一点。

贾奎元是半个月前，出差到龙江上游十多公里，一个叫新墟的积材场执行任务的。

龙江历来就是一条黄金水道，从西南高原而来，蜿蜒曲折经龙城市中心穿城而过。西南高原盛产木材，这些木材大都采用木排形式进行水运，从龙江水面顺流而下到龙城集中。龙城就成了当时西南最大的木材集散地。

新墟解放前就是强人出没之地，解放初土匪暴动时，一度为土匪盘踞。积材场是平定匪乱后才建立。规模不大，有各类民工约百来人左右，其中，有很大一部分人是龙南派出所辖区内的无固定职业者。为弄清楚这些人的家庭背景，历史状况，现在社会活动等等，为防范突发事件作好准备。这任务是艰巨的，所长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派贾奎元去完成。

贾奎元不辱使命，按期完成任务顺利归来。当天已经向所长做了汇报。根据所长的安排和制度的规定，他还要向霍姬龄汇报，由霍整理成文字材料分别归档。

霍姬龄把火盆端进房间后，就在房内静候贾奎元的到来。不一会，门外传来三下敲门声。

“请进！”霍姬龄在房内发出邀请。

贾奎元轻轻把门推开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，他不禁脱口而出：

“啊！好暖和！”

“快进来，把门关上，免得暖气都跑了。”霍姬龄在招呼。

她的房间是贾奎元经常来的。房间比较大,大概有十三平方米的空间。朝南是个四开的大窗子。窗下摆一把办公桌,桌前有一椅子。今天,办公桌的左前方摆一盆烧得正旺的木炭火盆。盆边放一把椅子。见贾奎元进来,霍姬龄上前招呼他坐在火盆边的椅子上,又给他倒了一杯开水。她自己坐在桌前。

“冷吧?快来烤火。”说着就拉他的手,“哎哟,你的手好冷!”她抓着他的手架到火盆上。

“你的手好暖和!”他抓着她那雪白细嫩、柔软又温暖的酥手,心里突然升起一股热流。于是,不仅不肯放手,还把另一只手也加在上面。一双大手紧紧地握着一只小手。

霍姬龄并没有把手抽回,好像是有意地给他暖手。这样,她也感到舒心。他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。

贾奎元先说:“这样吧,我先把一般情况做口头汇报,至于具体的特别是每个人的情况,都记在我的日记本里。回头我把日记本交给你,你再从中整理就得了。如果要我一个一个地讲,恐怕两天也讲不完。你看呢?”

“两天就两天嘛,急什么。按规定工作日记是要交我保管的,你不能留着。”霍姬龄这样说。看来,她并不急于结束这次谈话。

贾奎元还是以请求的口吻说:“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嘛。我十五天不在家,辖区内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得处理。再讲,我也想休息一下,换下来的衣服也要洗一洗……”

“好啦,好啦!你这次辛苦了,有功之臣嘛。就依你的,好不好。”霍姬龄一听他提起十五天,心就软了下来。接下来说,“把这件事搞完了,我陪你玩两天,好吗?”

“那我就先谢谢了!”

“好吧,开始。”她像指挥员下达命令。她跟贾奎元谈话经常用这种语气。

于是,汇报开始。贾奎元从工作日程的安排开始,讲他每日的工作内容和进度。讲他如何争取场领导的支持和配合。讲他如何深入群众、建立关系、打开局面,等等。又讲了他的生活内容和安排,当地的自然风貌,

风土人情。其中，霍姬龄也插进一两句，间或也提一两个问题。讲到有趣的地方，两人都禁不住发笑。就这样，两人有说有笑，配合默契。不知不觉地，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

“哎呀，你把我的手都捏出汗来了！”霍姬龄似乎才发现，她的一只小手，仍然在他那双大手的掌心里。一面笑着，一面轻轻地将手抽出来。

贾奎元也恍然大悟，马上歉意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！”

其实，在他握着小手时，还在不断地轻轻地揉着搓着，就像揉搓一团面饅在玩耍，这使他格外开心。当他道过歉抬起头来时，正好与霍姬龄笑脸上的一对撩人的眼睛相碰，使得他一时心荡神移。在那一瞬间，他突然发现她脸颊上正飘着一片淡淡的红云。禁不住在内心惊叹道：天啊！多美啊……

霍姬龄不但不责怪，内心深处还有感谢之意，然而口里却不说。因为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，非常新鲜的舒适感觉，好像还心有余韵。于是，擦干手上的汗以后，马上伸出两只手掌来，对贾说：

“来，比比看，你的手比我的大几多？”

于是，四只手掌又紧紧地贴在一起，比过来又比过去……

两颗年轻的心就在那一瞬间，碰撞出闪亮的火花来，从而演绎出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的真情故事。

二

霍姬龄并不食言。当她把他交来的材料处理完毕，她就要实践自己的诺言。

那天，她与他在楼梯上相遇。她碰他一下说：“喂！到哪里玩？”

“什么？玩？”贾奎元不知其意，反问她。

“哎，那天不是讲好了，事情做完了陪你玩两天嘛！”霍说。

“哎呀！我倒忘记了。你看我这记性。”贾奎元不是忘记了，他的记忆力极强。而是他本来就不把她那句话当真，但又不能直白，只好如此说。

霍姬龄的脸略带愠色地说：“看你，年纪轻轻的就像个老头，什么记性不记性的，现在跟你讲也不迟嘛。”

贾奎元沉思片刻后说：“好，等下我到你房间来，我们商量商量。你在房里等我。”

贾奎元很快就把事情做完，不到二十分钟就来到霍姬龄的房间。

“坐下讲。”霍姬龄边说边拉过一把椅子叫他坐下。然后，给他一杯开水。

贾奎元坐定后说：“恁子玩？你有什么计划？讲讲看。”

霍不假思索地说：“玩嘛，就是放松一下，最好是随意而行，不受限制。就我们两个人，又不是集体活动，不需要什么计划。”

贾说：“总得有个安排嘛。比方讲，到哪里去？去到那里做什么？事前都要想好才好嘛。”

霍说：“这好讲，两个人走到哪算哪。龙城那么多好玩的地方，哪里玩不得。”

说到龙城好玩，确实不假。历来就有龙城八景；七穿八漏；大小龙潭；羊角山；马鞍山；鱼峰山；喜鹊山；大小溶洞星罗棋布。还有，龙江水像一条飘带，蜿蜒曲折穿城而过。站在马鞍山上俯瞰全城，显得格外小巧玲珑、妩媚秀丽。江北那一块绿地，就像挂在空中的一粒翡翠，格外诱人。龙城山水，虽然没有桂林山水那么有名，也历来为旅行家们所向往，解放前为达官贵人、富庶人家所栖息。

可是，这么多好玩的地方，对这两个一二十岁的年轻娃仔来讲，大多是从老一辈人的口中听讲过而已。除市内少数景点之外，大多没有身临其境过。

霍姬龄的意思好像是想到没有去过的地方玩。

而贾奎元却有自己的想法，他说：“我想还是在市内玩玩算了，不要走远了。你看，天气还蛮冷，玩的人不会多，就我们两个人冷冷清清，没有什么意思的。你讲呢？”他想说服她。

霍姬龄有自己的想法，似乎不在意人少，但不好直说，于是回答说：

“那样也好，等天气暖和了再去远点玩，先在市內多玩几个地方。晚

上到工人俱乐部跳舞。好吗？”

贾奎元高兴地说：“好呀，跳舞我还会，你一定要教我哦！”

周末的市工人俱乐部，灯火通明，霍姬龄和贾奎元到达时，人已经来得不少。舞厅里已经传出乐队的吹打声，霓虹灯也已开始闪亮。路上遇见好多熟人，都热情地互相打招呼。他们沿着顺序先到各个活动场所转了一圈，然后进了歌舞厅。舞厅里已经有不少人。

那时，交谊舞在龙城才刚刚兴起。它那种男女相拥而舞的形式，在解放前是先生小姐、达官贵人们的专利，普通老百姓无权问津。对于刚解放不久的龙城人来说，感到格外新鲜格外奇特，在年轻人中容易引起好奇。所以，很快就为人们接受。但是，因为是刚刚起步，依然停留在一些简单的步法。不过是三步、四步之类，复杂一些的，如探戈，会跳的人很少。总之，是一般的大众化的水平。这也有好处，愿意学的愿意来跳的人就多了。

霍姬龄和贾奎元找到位子坐下后，鼓乐就吹打起来。第一曲是慢三步。霍姬龄拉了一下贾奎元的衣角，用眼色示意：跳啊。贾奎元心领神会，马上起立，向她伸出请的手势。于是，两人步入舞池。贾奎元低声对她说：

“你带我？”

“少废话，大胆点。”霍姬龄略带愠色地催他。贾奎元不敢怠慢，马上把右手放在她的腰部，左手握着她的右手开始慢步向前推。霍姬龄边跳边指导他，不断地对他说：

“一定要跟着鼓点跳，嘭，喳喳，第一步大，第二第三步小……对，就这样……”一曲下来，贾奎元的额头上就沁出一些汗珠来。霍姬龄还是给予充分肯定，她对他说：

“可以嘛，你有基础。跳舞嘛，没有什么诀窍，开始时跟着鼓点走，稍微稳一点，就要跟着音乐的旋律和节奏走。熟能生巧，慢慢来，你会成为高手的。”

在霍姬龄的精心指导下，贾奎元进步很快。跳到结束时，他已经掌握了慢三中三、慢四中四的基本步法，但是动作还十分呆板，离熟练还很